

两个人的房间里
一场隐形的战争永不停息
.....

我们怎样 爱上婚姻的

卢岚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NLIC 2970701076

爱上婚姻的

我们是怎样



NLIC 2970701076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怎样爱上婚姻的 / 卢岚岚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556-9

I. ①我… II. ①卢…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4269 号

特约策划: 何家炜

责任编辑: 程天翔

装帧设计: 董红红

我们怎样爱上婚姻的

卢岚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3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7-02-008556-9

定价: 27.00 元

目录

处理黄玉蝉的过程 / 001

有爱如莲 / 037

性不性由你 / 089

长假 / 123

城铁 / 165

我们怎样爱上婚姻的 / 212

你有时间吗 / 256

处理黄玉蝉的过程

离杨丰住处不远是个公园，天气突然之间暖和了，那儿也突然地汇聚了从各处涌出的数量众多但是“阵营明确”的人们。他们是公园的常客，年龄至少都在中年以上，在漫长的冬季，他们一定都憋坏了，在融融的春意的鼓动下，他们一下子脱得很多，即使这样，杨丰也看见他们的额头时常冒着笼屉似的腾腾的热气。他们分成歌唱组、舞蹈组、乐器组，这是笼统的分法，一点儿都不科学。根据他们各自抱成团占据的势力范围，很明显，他们分成艺术歌曲组、流行歌曲组，秧歌组、交谊舞组，民族乐器组、西洋乐器组。各不相扰又遥相呼应。杨丰徜徉在蜿蜒迤迤的石子甬道上，在这些热爱艺术互相切磋的人们中穿行，真是一步一景，趣味盎然。

杨丰也有他自己的固定的座位，一块斜坡草坪中突起的一方大石头。中间有个凹槽，坐上去，偶尔感到有些潮湿，但是因为它低矮，表面坑洼不平，所以它即使位置优越，却从未被别人占用过。不管杨丰什么时候到来，它就像杨丰的私人专座一样，总是驯顺地等候着他。杨丰坐着，坐北朝南，身后是斜斜的缓坡，眼前五六米是方砖小路，路那边有块较为平整的泥地，是交谊舞组的活动地点。那块地，也许原本也是绿草莹莹的，带着自然的起伏，现在质地虽是泥土但是光滑坚硬得可以媲美舞厅的大理石地面。周围的几株不大不小的树，树干油光锃亮，那是休憩时他们汗津津的双手所赐，头顶处的枝杈倾向舞场，是他们的衣架。杨丰本意是在这儿看书思考，逃避自己那套小屋的逼仄幽暗，但是

他发现自己最终总会把目光移到那儿，甚至是一坐下就直截了当地望过去，好像他来此的目的就是如此。有时候一上午看不了几行字。他们比书精彩，而且丰富。

这些人里，有一个沉默寡言的，舞姿经常受到别人嘲笑，可是非常刻苦，在大家跳累了，一旁休息时，还在暗自揣摩。一只手在肚子前悬空着做扶腰状，一只手在肩膀前方虚搭着，腰板笔直，来来回回地走。组员们有的朝他瞄上几眼，笑上几声，有的很权威地指点几句。听到这样的点拨，他并不停下，目不斜视，但是频频顿首，表示领悟和感谢。

有一个气宇轩昂，个子高大，脸上虽然有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但是头发浓密黝黑，给人老树新芽的感觉。他的动作一直比较大，这杨丰早就看出来，但是有一回来了一个比所有在场的女人都稍微妩媚一点年轻一点的女人，跟她跳时，这棵老树的动作就夸张到猛烈了。他还使出了探戈这样的绝活，左手紧攥住女人的右手，两人胸贴胸，眼睛盯住平伸出去的那两只手，向士兵一样大踏步向前，走出几步去，猛一回头，往杨丰的方向看过来。杨丰突然迸发出响亮之极的笑声。这男人眼前的黑发突然间长得盖到了下巴，而后脑勺是一片光秃。原来他用力过猛，假头套在他脑袋上错了一百八十度。那些人也拼了命地放肆大笑。持续了几分钟的笑声吸引了远处其他的活动团体。他没笑，撂了舞伴的手，在树丛旁整理发型，他的舞伴投入了别人的怀抱。

有个女人，几乎每天换行头。发带、围巾、上衣、裙子、鞋。最爱穿的裙子款式是鱼尾裙，就是凡描写安徒生的那条美人鱼时都要画上的那种紧紧裹束，到了脚踝处忽地呈大喇叭状的裙子。她有数不清的鱼尾裙，大红的，紫的，黑的呢的，黑的金丝绒的，红底黑点的，绿格的……。她肯定是有意这么做的，杨丰想，你瞧她的屁股，本已十分巨大，浑圆，足够肉感，在用意险恶的鱼尾裙的包裹下，几乎要呼之欲出。她的身体，除却屁股，算是相当纤细苗条的，因此，从杨丰的眼睛

看过去，她好像只剩了屁股。杨丰时常呆呆地望着这肥硕而活跃的部位，暗自琢磨上帝造就的这般体型在生物学上必定有它独特的意义。

他们通常是八个人，五个男的，三个女的，所以总有人闲在一旁，而且女人们还不是每曲必舞，时时要求歇息观战，这样就比较有趣，女人紧俏，男人过剩，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气氛。也会有新面孔的出现，男女都有，一次两次之后，又消失了，只有这八个人最坚定，偶有一天未到，第二天又及时出现，众人也松一口气，亲热地问几句，不多，然后在录音机的伴奏下神情专注气氛严肃活泼地跳起来。

新来了一个女人。某天杨丰刚坐下，就发现了。很健康，腰有些粗，不过脸很白净很细嫩，像三十左右的年纪。杨丰觉得她在这里边很扎眼，因为过于年轻了。她的声音很脆，还穿着黄裙子，又嫩了几分。杨丰索性不看书了，专心打量。四个女人，五个男人，这样，轮空的那个男人就显得特别的尴尬，突兀地立在一边，笑不得，绷不得，难作表情。新来的女人很大方，每个曲子都换舞伴，请的就是场下的那个，即使是那个身体僵硬、舞姿别扭的男人她一样请，看不出她的回避和嫌弃。跟其他的女人不同，她还边舞边盯着舞伴的脸聊上几句，男人们渐渐对她热情起来，面部不像起先那么刻板单一，站在场下的男人因为可以预知下一个是自己而神情放松，面带微笑。其他的三个女人却渐渐开始你一次我一次地休息一阵，就造成了两个男人同时候场，但是那两个男人都把身体和目光冲着她，好像在专候她的场。要出问题了，杨丰想。不久，那三个女人不约而同地都歇起来。

新来的女人不知是迟钝还是我行我素，仍旧不停地跳，跟男一号，下一曲，换人，跟男二号，再下一曲，跟男三号，还不时清脆地招呼那三个女人：“你们怎么不跳啊？这曲子多好啊！跳吧跳吧！”三个女人笑着说：“累了，歇歇。”“这就累了？你们真是老了！”她拧着腰肢回头冲她们笑道。三个女人不吭声，板着脸看着场中旋转来旋转去

的她。

舞伴揪着她的手指头，让她在他的胳膊下打转转，她转得很快，黄裙子甩起来，开成了一朵花，那个舞伴有些不知分寸，不知道旋转的难度，高举着胳膊继续绕，还想让这朵大黄花开得长久些，猛的，女人就挣脱了他的手，嚷道：“不行了不行了，转晕了！”男男女女都笑了。这个脸蛋跳得红扑扑的女人说：“你们跳！该我歇歇了。”四下里一望，脚步咚咚地就向杨丰这儿走过来。

杨丰自然保持着原样，只不过稍稍将眼神移到别处。女人走到杨丰面前，也不言语，挨着他，一屁股坐在了大石头上。杨丰吃惊不小。这女人真是举止独特啊！杨丰也不打算走开，假作是个兴致勃勃的观众，东瞅西瞅的，就是不去理会她。

“看的什么书啊？”女人说。这当然是问杨丰的，他的膝上摊着一本书，双肘就撑在打开的书页上。杨丰把书一合，给她看。

“《音乐圣经》。”她念出声来，紧接着叹道：“哟，你信教的？”

杨丰居高临下地一笑：“这跟《圣经》不是一回事。”

“是吗？我看看我看看。”女人从杨丰膝上把书拖过去，哗啦哗啦地翻几下，说：“我怎么就看不懂呢！——你水平挺高的呀！你是干吗的呀？”

“我啊，什么也不干，就看书。”

“还有这样的人啊？你说得真够玄的！”

“有专看书的，也有专跳舞的。我觉得你们就挺神的。”

女人听此，咯咯地笑，伴着笑声，用手忽煽着裙摆：“瞎玩儿呗！神什么呀？”

“嗨！歇好了没有？接着跳啊！”有男人在对面带着央求的笑容喊她。

“我不跳了！”她向他们摆手：“我跟人聊天呢，不跳了！”

杨丰就这么认识的黄玉蝉。

黄玉蝉进了杨丰的屋子，还没完全适应幽暗的光线，就“啊”的一声叹道：“你有这么多书啊！”杨丰的屋子不大，几个满满的书架显得很“壮观”。黄玉蝉把头趴得近近的，去看书脊上的字，一本一本的，但却是快速地掠过去。她问杨丰：“什么好看？给我介绍几本，我拿回去看。”手停在一本精装的大册子上，把它抽了出来翻看着。

杨丰过来，不客气地从她手中夺下，扔到沙发上：“有什么好看的？”不管黄玉蝉是真是假，反正杨丰极其厌恶这种看起来十分热爱书籍的女人。成薇刚认识他的时候，不也热烈地崇拜着他，崇拜着他的几大箱子书吗？杨丰在她面前卖弄学问，她眼神如痴如醉，就仿佛杨丰掌握着天底下所有的真理。在成薇面前，杨丰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感觉，上了瘾，一天不做哲人状、不说些引用的和自编的格言就不舒服，两个人彼此需要，在杨丰生日那天结了婚。成薇甜蜜地在杨丰耳边说：“这意味着你的生日也是我的新生命的开始。”可是，真是太神奇了，第二天，当成薇从婚床上醒来，以一个妻子而不是未婚同居的情人的羞涩眼光望着杨丰时，杨丰头上的光环已经无影无踪。一夜之后，杨丰变成了一个夸夸其谈、无一技之长、并将毫无疑问地把成薇也拖入清贫生活的无用之人。这种无用之人，到处都是，杨丰跟他们稍有不同的是他有几大书柜的书，还是成薇掏了一大半的钱给买的书柜。它们现在的唯一作用是占用了本就不大的居住空间，使人在屋里行动磕磕绊绊，心情压抑。这种人，当初怎么会如此冲动地想嫁呢？这是成薇在两年中不断自问还不断问杨丰的问题。杨丰最后只好以一张离婚协议书给出答案。

“还是听听音乐吧！”杨丰在CD机上放了一张电子音乐。乐声瞬间涨满了整间屋子。屋子小而黯淡，而杨丰向来喜欢把音量放至人耳能

接受的最大极限。两个人被音乐压迫着，有种溺水般的气闷。黄玉蝉从沙发上站起来，双手来拉杨丰的胳膊，同时把嘴凑到他耳边，大声道：

“我们跳舞！”

杨丰的耳朵被灌得热乎乎的，发痒。他被黄玉蝉拉起来，就势就搂住她的腰，厚实有劲的腰，两人就像是给四周的音乐的巨掌挤压到了一块儿，搂得紧紧的，也没什么舞步，东摇西晃起来。

“这曲子能跳什么舞？”杨丰把嘴贴在黄玉蝉耳朵边问。是故意的。

“随便你。想怎么跳就怎么跳。”黄玉蝉回答。杨丰的耳朵又痒痒的，还痒到了外围。

“我怎么跳你都肯配合？”

“是啊，我是一个特随和的人。慢慢你就了解我了。”

“我不想慢慢了解你，我想尽快地了解你。”杨丰把头稍稍离开黄玉蝉的身体一些，好让她看清他带着某种深意的笑容，捏着她的右手却比刚才多用了些力气。

“好啊！你尽快了解吧！我看你怎么尽快了解！”黄玉蝉的回答使杨丰很满意，他可以顺顺当地接下去了。

“就从这儿开始，行不行？”杨丰的围在她腰上的左手像泥鳅一样灵活地钻了进去，粘在她的皮肤上。腰间有一层脂肪，温热绵软，杨丰在那儿来回摩挲几下。黄玉蝉“格”的一声笑出声，大概是被挠痒了，浑身一激灵，脑袋靠到了杨丰的肩头。杨丰都不用凑近去，就势咬住了黄玉蝉的耳朵。

“啊——”黄玉蝉从胸腔里吐出热热的一声喊，身体一下软得没有了筋骨。杨丰觉得他接住了类似热带海洋中的软体动物，带着黏性，被吸住了。他放下还举着的右手，也钻进了毛衣里去，他的两只手在黄玉蝉的后背上游走，忽而使出劲道，像是要在上面刻下印章，忽而温柔

地滑过，像在抚摸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狗。他的双手渐渐上升，摸索到了她的胸罩。他一掠过，就知道她戴的是搭扣在后背的一种。这就更方便了，他一手抓住胸罩带的一端，轻巧地往里一对，胸罩“砰”的松开了，没有声音，何况还有巨大的音乐声笼罩着，但是，那就像是伴随着“砰”的一声，黄玉蝉的乳房涌了出来，堵在了他的胸前。

杨丰已经有不少时间没有触摸女人真正的乳房了。油画上、盗版碟里的女人乳房虽然大多很完美，完美得惊人，可是都是平面的没有温度的东西。面对黄玉蝉的这对热烘烘厚嘟嘟的东西，杨丰顷刻间嗓子就干渴得要命，像是已经失声，而且，最最严重的是，再也没有智力来调情了。

他拥着黄玉蝉跌跌撞撞地往卧室的床上去，黄玉蝉在他耳边只顾着大口的喘气，脚下是听话的，可是却很沉重，使得杨丰的搬运有些费力。他一边往里走，一边不肯歇了手，上下四处地抚弄，把黄玉蝉的粉紫色对襟毛衣翻得像一团烂包裹。把她放倒在床沿，杨丰开始找寻她灰裙上的扣子。扣子在腰侧，下方的拉链也自行滑下去了一截，可是裙腰绷得太紧，情形又这么急，杨丰努力了几次，扣子就是解不开。不管它了！他“哗”地把整个裙摆往上一撩，直接揪住了黄玉蝉的内裤。一条绣着花边的黑色三角内裤，紧紧裹着那片最诱人的略略往上鹑突的地带，黑色衬得她的大腿洁白闪亮光芒耀眼，杨丰几乎要一头栽倒。

杨丰已经想不起他身下的黄玉蝉是在怎样的状态中与他一起走过了这纷乱的前奏，是假作拒绝还是积极迎合？是闭上双眼任他动作还是跟他一样心急火燎，手忙脚乱？不管怎样，杨丰记住的是他终于滑进去了，像一条鱼滑进了浩淼的热带海洋之中，温煦畅快，无拘无束。水裹挟着他，冲刷着他，他在一波一波的浪涌中沉醉，沉溺。

春天就这么彻底地到来了。杨丰如同隐匿在大自然中的一个生灵，

顺应着春天的节奏，尽情地绽放着体内长久积聚的能量。他和黄玉蝉兴致勃勃地寻找着各种出人意料的娱乐地点。经过最初几次的挫折和障碍，两人默契地找到了适合的着装方式。黄玉蝉只穿裙子，绝对不穿裤子，杨丰穿松松垮垮布料厚实的裤子，里边没有内裤。在正午游人稀少的公园浓密的树丛下，他们匍匐在草地上做爱，如果有脚步声临近，杨丰就一骨碌从黄玉蝉的身上翻下来，抻直裤裆和裤腿，两人并排仰面躺着，仿佛是憧憬未来的一对恋人。在电影院的鸳鸯座上，黄玉蝉坐在杨丰的腿上观看，双腿撇开，臀部抵着杨丰的小腹，借着电影音响的遮盖，黄玉蝉甚至还能呻吟出来。最具挑战性的一次是杨丰把黄玉蝉带到了自己的母校。正是学生们上课的时间，校园显得十分宁静空旷。在足球场主席台后边的水泥斜顶下，杨丰让黄玉蝉倚着墙，照着美国电影中的经典姿势做了一场。在气喘吁吁中还向她回忆起自己从前每周六下午都在这儿跟一帮哥们儿踢球，他们系的最好成绩是全校第二名，还是在他杨丰的时代创下的。有一次，他跑到这个斜顶下来捡过球，那时候可无论如何想不到若干年后的他故地重游，用的是这种姿势。说到这儿，两人都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这一笑，就涣散了，杨丰拼命地动起来，黄玉蝉也就咿咿啊啊地跟着叫，起了回声，听起来，真让人心惊肉跳。

杨丰就是不喜欢在他那套逼仄的屋子中做爱。除了那第一次。或者还有公共场所能引发的刺激？当黄玉蝉第一次露天被杨丰往下扒拉内裤时，黄玉蝉吓坏了，压低了嗓门连连叫道：“你疯了？！你疯了？！”杨丰不听她的，什么也不说，只是手上动作。这次几乎要成功了，要不是远远的一对老头儿老太太挽着胳膊走来，把黄玉蝉吓得一猫腰钻出树林。等那两个老眼昏花步履蹒跚的夫妇走出五十米开外，黄玉蝉后悔了。在露天，向着天空亮出自己的私处，从前没有过，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细一想，这是一桩多么刺激的事！比做爱本身还使人血液沸腾。黄玉蝉等着身后跟出来的杨丰下一步的举动，可是，杨丰那天再也没有

表示出他的欲望来，两人平淡无奇地遛了一圈，最后吃了一顿湖南菜，就各自回家了。回去的路上，黄玉蝉恨得不行。恨杨丰后来的虎头蛇尾若无其事，更恨自己的古板死脑筋。

杨丰还是跟从前一样，习惯带着书出来。但是书很少打开过。黄玉蝉也再没提过要借书看。只是有一次，躺在地上的黄玉蝉觉得太咯人，抓过一旁的书就塞到屁股底下，杨丰立即拍拍她的屁股：“这不好这不好，屁股怎么看得懂书呢？”使劲扯了出去。黄玉蝉本来想生气的，但是先没忍住这句让她觉得好笑的话，哈哈地笑了一阵，就忘了恼恨的情绪。

黄玉蝉提议一起去跳舞，就是他们相识的那块地儿。杨丰想都没想，就否了。

“陪我再去一次嘛！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们认识啊。”

“跟他们认识？那都是些什么人呐！”

“怎么了？他们都是挺好玩儿的人。”

“是好玩儿，都是笑话。”杨丰从鼻子里哼出来。黄玉蝉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感觉出杨丰的轻蔑态度，就回敬道：“你不想去拉倒，我自己去跳。我好久没正经跳个舞了。”

“跟我厮混了这么久，你居然还会惦记那些个人，品位真低！”杨丰晃着脑袋遗憾地说。这下把黄玉蝉惹着了：“好哇！你骂我品位低啊！你干吗跟一个品位低的人上床啊？还使劲地上？你这个文化人！你以为我是你招的妓啊？”

杨丰见黄玉蝉急了，赶紧主动求和，搂了她的肩轻轻说道：“别提上床的事，好不好？你这一提，我又控制不住自己了。在这件事上，你绝对品位高，我只能仰慕你。——你在床上，能钩人的魂魄！我就跟泥土一样低下。”但是心里接着骂道：“妈的！女人怎么都一个操性！”

黄玉蝉用屁股把他顶开：“去去去，离我远点儿！酸！”

“发自内心的，你听不出来啊？”杨丰啄了她的腮帮子一下。

黄玉蝉开心了，回啄了他一下，说：“那好，明儿咱们去那儿跳舞啊！看他们对你有没有印象。”

“你傻啊是怎么的？”杨丰低低吼了一句：“谁爱去谁去！”

因为杨丰的一声吼，黄玉蝉在大街上就狂奔起来，决计不再理这个男人。杨丰从她的背影看出她的决绝来，迟疑了一下，还是赶上去，拽住她的胳膊，把她塞进出租车里，回他的屋子。

车上，两人谁也没说话。下了车，杨丰挽着她，暗中使着劲儿，到了屋门口，黄玉蝉的面部表情还是跟死人一样。进了屋，杨丰把她推进沙发，然后给自己泡了杯咖啡。坐到沙发上，长长吁了一口气，一边打量着黄玉蝉，一边轻啜慢品起咖啡来。黄玉蝉将皮包从肩上撸下来，朝杨丰扔过来，没想到喝着咖啡的杨丰会有好身手，居然手一扬，接住了。

僵持了半个多小时，杨丰挑了一张美国电影放到影碟机里，两人就像是电影院里的两个正好邻座的陌生人，互不搭理地看起来。当片子进入男女主人公赤裸的床上戏时，杨丰也适时地靠过去，撩起了她的裙子，把里边的内裤扯到地上，趴到她身上去。黄玉蝉不拒绝也不迎合，像个木头人，眼睛照旧盯着电视。当杨丰进去时，她才叫唤了一声，并且把双手环住了杨丰的腰背。现在，黄玉蝉冲着电视，而杨丰看不到画面了，他的屁股对着电视，他听着，让自己的节奏跟电视里的喘气声一致，他觉得这样挺有意思，像是有一堆人举着各种机器在给他拍三级片一样。要是真的有人来找我干这个活儿，我干不干呢？一个坐拥“书城”的文化人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三级片演员呢？这算不算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矛盾呢？事实上，是有这种可能的。杨丰心里一问一答的，想了想，偷笑了一声。

电视里的床戏结束了，声音像是到了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不知怎么

搞的，杨丰突然地觉得没有意思了，虽然黄玉蝉已经表示出了响应，身体已被撩拨得跃动起来。杨丰的腰臀没有停顿下来，但是类似于上了发条的闹铃，在机械地完成预定的程序。沙发背后的床沿上搁着早报，还没看过，杨丰就一边在黄玉蝉身上起起伏伏，一边阅读大字标题：“气象专家预测今春沙尘暴频率将会超过往年，但是强度会有所减弱”、

“饮料市场大打价格战，京城百姓最关注质量”、“昨晚北二环发生两车相撞事故，两人重伤，两车均严重受损”。那端的黄玉蝉也没有闭着眼睛，而是仍然紧盯着电视屏幕。体内的骚动并不影响她欣赏女主角的那套漂亮套装，她为此还眼前一亮呢！她以莺莺燕燕的气息在杨丰耳边说道：“你得给我买套时装赔礼道歉。”

黄玉蝉把肩包往铺上一扔，靠窗坐下，看窗外从进站口涌入的形形色色的出门人。黄玉蝉的心情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完全不一样，那些赶路的人提着大包小包，表情紧张，还未到夏天，已是脸面通红，汗水涔涔。而她黄玉蝉，一件细羊绒低领无袖上衣，一条紫红半长裙，丝毫褶皱都没有；随身只有一个玲珑的枣红小坤包，人人都要惊讶她的行装如此轻快。她坐在铺了白床单的下铺，一边像一个提早开始观景的游客，一边等待着对面铺位的杨丰。

玻璃窗外渐渐寥落，稀稀拉拉地站在那儿不走的，是准备与车上的亲友挥手告别的。黄玉蝉看看表，离发车时间没有多久了，不禁疑惑慌张起来。杨丰怎么了？堵在路上过不来了？难道我得一个人去青岛玩？这事儿不好玩吧！这多傻啊！黄玉蝉的眉头越蹙越深，比方才她观看到的所有的人都要焦虑。

“是黄小姐吗？我是杨丰的朋友，于小力。”黄玉蝉扭过头来，看见了一个弓着腰对她微笑的跟杨丰年龄相仿的男人。

于小力伸出手，黄玉蝉跟他握了握：“杨丰怎么回事？”

“两个小时前杨丰突然接到他老家来的电话，说他母亲突发心脏病。他得立即赶回去。他托我带你去青岛玩。你，能接受我的陪伴吗？”于小立坐到了对面铺位上，语气文质彬彬。

“真是的！这杨丰！哪有这么干的呀？我又不是货物，还能托运啊。”黄玉蝉是撅着嘴带笑说的。

“你别这么想啊，你就当做是换了一个舞伴吧。”

黄玉蝉为此笑起来：“你说话挺好玩的。——你知道我喜欢跳舞？”

“不知道。你会跳舞？我对会跳舞的人有一种崇拜心理。”

“为什么？你不会跳？”

“岂止不会，我连跳舞所必备的心理素质都没有。”

“跳舞有什么难的！出脚呗，还要什么心理素质？！”

“你有天赋，你就不明白跳舞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先说出脚的问题。出脚容易，但是出哪只脚，什么时候出脚，出大步还是小步，这些都不允许你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你得在零点几秒内做出选择，并且立刻由你的大脑皮层通知双腿，再由腿带动脚，这绝对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活动。再说心理素质。我认为跳舞的人都有了了不起的自控能力。男人能搂着一个女人——握住了她的手，抱住了她的腰，其他部位还会在跳舞的过程中不断接触，两个人的呼吸在几毫米之内，他居然能镇定自若地跳下去，不会心跳加速，血液上头，全身发硬，意乱情迷，这哪还是男人呢，简直就是太监！我做不到。我非崩溃了不可。”

黄玉蝉一直在于小力的话语中咯咯地笑，笑完了说：“刚才我还以为你是个特文雅的知识分子呢，才几句话就露馅儿了。你挺坏的啊！”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啊，黄小姐！请原谅我的坦率。没有冒犯你吧？”

“没有没有。其实你说的不怎么对，跳舞嘛，你能碰到各种各样

的舞伴，哪能都是一本正经的？有的人就跟你说的似的，不怀好意，把你搂得紧紧的，恨不得把你的胸全贴到他身上，还问你多大，有没有男朋友，跳完了这曲能不能单独找个地方玩。这种色迷迷的坏男人多得是！”

“哎，黄小姐不能这么说，要是我跟你跳舞，我肯定也这样，你能说我是坏男人吗？这再正常不过了，这叫情不自禁！”

黄玉蝉抿着唇，微笑着但是不说话了，把头转向车窗外，发现天色已经黑下来了。

“饿了吧？一起去餐车吃饭。”于小力提议道，然后把外套脱了，扔在铺上，只穿着浅灰色衬衣等黄玉蝉的决定。

黄玉蝉拎上她的包：“走。”

在晃晃悠悠的行走过程中，于小力伸出手扶了黄玉蝉好几次。一次抓住她的胳膊时，一次有力地摁在她的肩膀上，一次是环住了她的后腰。黄玉蝉都没拒绝，所以最后一次于小力也就没松手，他搂着黄玉蝉的腰肢，两人以情侣般的姿势走进了餐车车厢。

坐稳当了，点完吃的了，两人面对面，倒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听得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随着这声音，他们的身体也做着不由自主的摇晃。黄玉蝉摆弄起桌上小瓷瓶里的假玫瑰花，引发了于小力的话题。于小力问：“今年的情人节怎么过的？收到了不少玫瑰花吧？”

“这是隐私啊，别打听。”黄玉蝉带笑地翻他一眼。

“该死该死，我犯了个大忌。问一个女人这种问题，让人家怎么回答？说没收到，太伤自尊，说收到了，不给眼前的男人机会。黄小姐，我怎么赔罪？”

“那你就讲讲你的情人节是怎么过的。不许撒谎。”

于小力根本就不关心什么情人节爱人节的，要不是郭艳的生日正好